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一

左編

人類 儒

宋周敦頤 詞

周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
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
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
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

人程頤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頴頥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敦頥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旣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敦頥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頥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頥語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頥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改之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
更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
爲恥也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讒敦
頤抃臨之甚威而敦頤處之超然然抃疑終不釋及
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
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
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荐敦頤亦會趙抃在中書擢
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
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敦頤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
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

案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
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峰下朴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
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每奉已甚約作祿悉以
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勿護
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
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餽粥或不
給曠然不爲意也王安石爲江東堤黠刑獄時已號
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逃而精思至忘
寢食時安石年四十及叔年四十四矣

程頤

翟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太中大
夫顥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
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有成
人之度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
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
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
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三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類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顯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儻其所盜卒以善

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
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顥始至詰其僧
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
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飲食
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
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
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
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碁以避親罷再調江
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

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
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顓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
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掣止其事旣而無
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顓憚邑事上元劇邑訴訟
日不下二百顓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
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
當言之府府稟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
興作顓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
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顓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

東財賦窘迫官所科

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顯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

已。顥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顥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顥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顥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侄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詔問。

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
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
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難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
言及于辭命顥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
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
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
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
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

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驗京東
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與朴之臣日進尚德之
風浸衰等十餘事安石與顥雖道不同而嘗謂忠信
顥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
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嘗見上稱介
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
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
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
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王安
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叅政之學如捩風後來遂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顥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顥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嘗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

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
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
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
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
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
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
治二股河願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
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

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瀆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常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

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
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
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
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銜細繩
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
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
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
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
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
顥在職安有是也廣濟蔡河出扶濟縣境瀕河不遠

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矣。顥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顥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

俗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顓以爲不可括地官
至謂顓曰民願復而君不許何也顓曰民徒知今日
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
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
去之他邑不踰月顓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
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聖旨督責甚急數日
而事集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顓雖小
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
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
博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願

序之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任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大學時，海陵胡瑗方王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

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願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願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願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二年，給事中願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邁英閣，願復上疏以爲修展邁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邁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

之意也。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

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鬪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願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

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願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那，怨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

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治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願。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司。馬公。旣。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爾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

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初顥嘗謂頤曰異日能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胡安國曰嘗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處極高管絃于侏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

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頤一日頤坐而瞑。曰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莫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宋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

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

宋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闡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瀕

揚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
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
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
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
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
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
法一切廢蕪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
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
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黷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

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

之善用兵猶不免敗歟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
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
三路大帥敵人侵疆弃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
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當正典刑以爲
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
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
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
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
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旦弃之非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

至京城。今開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䟽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䟽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飛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䟽。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黼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宮並罷時亦罷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

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

宋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顥舉史書不遺一字顥曰賢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顛。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顛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頤別一年。往見之。頤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頤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頤曰。何不止試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頤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
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
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
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願。因。介。紹。請。
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
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
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子。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
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
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宋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益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沐聞伊川程願講道於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其後願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標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天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宋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

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輒坐轍
講與三程共語道學之要載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旁求乃盡弃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
益明方未第時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載名行之
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
士第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
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
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
意有教告常惠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
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

行過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
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遷
渭州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
以募土人爲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
丞呂公著薦載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
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旣入見上問治道
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
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
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
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山陰讀書
其妙凡此
殊非尋常
筆墨之

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
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旣命校書崇文載辭
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
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
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戡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
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載卒門人欲謚
爲明誠夫子以質程頤頤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
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矣。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程顥嘗與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計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

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院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宋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管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

錄之詳略
其編附其
門生大遊
然也

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
以易名世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
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
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
不使至醉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衆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
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
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責既間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
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以福建黃
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
以雍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
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
誨吳克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穎
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
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
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

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
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
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
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弼笑曰此事未
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
全不發雍因戲之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顯堂說
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
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雍曰
恨聞之晚矣明日弼異往後雍因見弼曰聞上欲用
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雍

曰囚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
乃不可乎。弼驚曰。某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脩
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舉世尚虛談。未嘗樹
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
不諛方士。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
兩手示之。願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
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
下騷然。雍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
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
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叅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
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
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
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
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
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雍因言洛人以
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
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

乃知花之下也。惇慚服默然。

宋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揚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詢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
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士之立朝要以正
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
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
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
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淳祐間謚文質

宋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劔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已而

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
從彥清介絕俗侗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
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
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
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
人聲而衆事自理嘗以黃庭堅稱周敦頤胸中灑落
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

少進矣。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
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莹徹無瑕，非
吾曹所及。」松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
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二

左編

人類 儒

宋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閩至熹始寓建之崇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
午時生南劔尤溪之寓舍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
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
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浙
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

單車就道乞奏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
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克其位於
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
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
將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士
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
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
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陛下未及施
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

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目書以防宣洩。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熹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

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
備。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
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
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
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熹猶以徒
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上時宰
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
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爲阿諛順指之計。」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
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

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
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
且言弟婦王鶯悻病篤熹論愈力章至上上事下紹
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踐
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
所叨贓吏黨與衆多竝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
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
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排爲臣之計
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忠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
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臣竊聞之

道路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料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圍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若用劄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
可保其不至於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
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
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
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
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
乎其間則羣饑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
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
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
而後已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搭尅士卒以殖私財然

後以此自結於天下之私人而靳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偵師哉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目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喜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未有日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承

顏亦覺非昔時矣。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熹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然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有

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與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
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裕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
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
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禘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
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
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
今日天下基本益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旣上
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劄別廟以奉
四祖宰相旣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

以附其說。熹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時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傳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熹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熹徵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旣還。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不行。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

志熹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
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
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
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
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
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
熹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旣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
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
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

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懼悉歸侂冑熹自
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
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更
諫以箠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
號遜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
世律尺旣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
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
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

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

宋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藜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終焉。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

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
劉二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
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貶元定簡學者
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
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
百人餞別蕭寺中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熹出
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
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
醉熹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熹醉睡方坐

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邇不控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旣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儀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

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宋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中進士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

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旁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趨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

餽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不若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卽指爲朋黨。見安國奏論，慍曰：如此而曰績效未見，是謗聖德。

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疾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寮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即不强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函以衛王室。」

強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重地。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游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

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瀝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桌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安國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姑舍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事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寬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欬

宗急召安國及許昇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官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北關中河內爲興

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
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讐敵迎復兩
宮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
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
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耽
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
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
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至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
榮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
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
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制非所施於君父春秋
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

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呂頤浩都督
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
且曰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卽引勝非爲
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
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從舉僊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
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卽解相印去侍御史江
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

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願浩卽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問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今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從願學之人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

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道
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
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
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
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
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
觀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寃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料

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
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焯。爲。稱。首。侯。仲。良。言。必。
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
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
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
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
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幼。少。時。已。有。出。

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母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寮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時具朝膳留安國，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暮之暮也。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安國，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安國

神和行是
大夫爲家
事

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陁。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報止。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旣學道。乃不復措意。

宋胡宏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合晝夜。張栻師事

之紹興間上書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
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
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
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
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
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
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隘未嘗
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
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

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譬子孫之所以寢兵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譬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故姦諛敢挾經述之議，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謫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陳東以直諫歿於

前馬伸以正論歿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
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
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
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
輔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高閎爲國子
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倫之
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
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歿其僭勝於加之以外
也太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
臥薪嘗膽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用人

以大讐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佗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用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志難滅理北面敵國矣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用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

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
寧作書止斂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
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从宏被召竟以疾
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宋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父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
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既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
告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
孝宗新即位熈烈以奮伐仇虜爲已任浚亦起謫籍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杖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僻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浚已沒拭甫畢葬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疏入

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妄意棧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懇勸棧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地當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得吾百姓之心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棧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又

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杖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杖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至六七。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杖

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
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漸憤
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杖
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
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
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
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杖知袁州而申說
前命於是中外謹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杖
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杖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
十有五途多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讐殺喜

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豈管斗入
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
丁十餘萬爲藩蔽。杖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
冗補闕藉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申嚴保伍之
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
所補斬前後以十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
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杖入境首効大吏之
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破膽相率
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
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

若千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杖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杖令每案親征必使與大軍襍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案驗而加賞罰焉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於是天子益知

杖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杖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徧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宋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射策集
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剗大爲心
毋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
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爾今日待虜之計當先效
越王之法此句不疑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
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前世中興之主以剗
德爲上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其本也陛下之心臣
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
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意爽清，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氊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飭而起曰：馬粉腥羊，兩官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官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涼，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

省間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
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
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擾小蟲。馳驅駿馬。
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
闈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闈寺闈各國之不
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
宴見有時。宦官小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
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服
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于與政事者。必誅。陛

下口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音趣論古人之成
敗將見聞闍寺之言乃狐狸夜號鴟鴞晝舞也九成
對策至脯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
故其策曰闍寺聞各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
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
矣聞於宋而宋危上感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
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
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
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失回屈不能爲也
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勝

之康莊、手劔以屬刺客、衆爲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勝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誦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冑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邪。宗臣怒、九成卽投檄歸。九成歸海昌、登笈雲集、九成避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

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旣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卹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有詔。經

筵官分講讀經史九成諫春秋一日論日食日食
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
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
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惟妖迭見中觸乎人則
爲兵爲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爲卿戒之嘗有所奏陳
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
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
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
不誠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

遠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上問：顧俊尊上帝何如？九成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廼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嘗從容言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九成又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旣罷，秦檜

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
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
枉已而能直人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
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
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
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誑也旣
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中丞
何鑄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除秘撰奉祠江州太
半觀免謝辭謫守邵州旣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
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

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九成既免官秦檜取旨上曰
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
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司諫詹大方乃言
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
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
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
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
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啟千僧閣以居之
而九成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於是令言者論九成
與宗杲謗訕朝政上在經筵嘗問高閌曰向來張九

八箱類集 卷之三十一
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曰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問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問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謫居南安前部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虜灰以雪國耻而不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迹九成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九成在南安，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者，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意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九成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九

成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錄立積久雙眸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廣卿致箴九成曰吾天取苟取悉歸之槍矣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糶苦之九成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初九成之學出於楊時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
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
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常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
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
惑甚矣

宋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
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第子員時秦檜當國場屋無
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
博士且至聞其嗜黃老脫畧儀檢以魏晉放逸自許

八
卷之三
三
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
習兼晝夜不怠九齡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
擇如此九齡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
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與國地瀕大江民寒膏
罕游校官九齡不以職閒目佚端架屨蕭衣冠如臨
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家難去官矣
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于家實淳熙七
年四十有九休服則與子弟適塲圃習射曰是固男
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都弓矢爲武夫末藝
歲惡多剽劫武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攜手相戒是家

射多命中，毋取歿九齡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復齋家兄一日問曰：

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九淵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嘗云今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九淵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

尊兄文字間豁軒者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
文者也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
恭約元晦爲此集正與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祖謙爲此會
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
適從論及教人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
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
合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
止之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

往訪熹與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
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跋講義云陸兄子
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久而或忘
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
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
講義刻于石九淵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者。喜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九淵嘗云。建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迨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卽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頌元詞。自毀之。以勵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

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
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九淵之明有
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語吏曰某
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
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
患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
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
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

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軟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九淵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備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明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

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所指人病卽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因少時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長短李濟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九淵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

帳下其家祠事。九淵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九淵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墨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裁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

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卽日揭示俾
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
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揭得其實勞而
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九淵平時按射不止
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年五十四謚文安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
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
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
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
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
於一節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
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會逐丞相

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
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
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
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臣耻之未
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
佐郎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戾消禍變之道其境
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早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早蝗
根本近在人心投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漏過八
刻上日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
求外補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

冰射之簡威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
吾赤子中士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
迎殺之斬脫歿乃速得歿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
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提舉鴻
慶宮寶慶元年卒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